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五

餘姚 黄宗羲 撰

崇仁學案二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饒之餘干人學者稱為敬齋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遊康齋吳先生之門絶意科舉築室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不干人事久之欲廣聞見適

閩歷浙入金陵從彭蠡而返所至訪求問學之士歸而與鄉人婁一齋羅一峯張東白為會於弋陽之龜峯餘干之應天寺提學李齡鍾城相繼請主白鹿書院諸生又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淮王聞之請講易於其府王欲梓其詩文辭曰尚需稍進先生嚴毅清苦左繩右矩日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父病嘗糞以驗其深淺兄出則迎候於門有疾則躬調藥飲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哀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動依古禮不

從流俗卜兆為里人所阨不得已訟之墨衰而入公門人咸笑之家世為農至先生而窶甚鶉衣脫粟蕭然有自得之色日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萬歷乙丑從祀孔廟先生一生得力於敬故其持守可觀周翠渠曰君學之所至兮雖淺深予有未知觀君學之所向兮得正路抑又何疑倘歲月之少延兮必日躋乎遠大痛壽命之弗永兮若深造而未艾此定案也其以有主言靜中之涵養尤為

學者津梁然斯言也即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宜其同門冥契而先生必欲議白沙為禪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蓋先生近於狷白沙近於狂不必以此而疑彼也先生之辨釋氏尤力謂其想像道理所見非真又謂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此皆不足以服釋氏之心釋氏固未嘗無真見其心死之而後活制之而後靈所謂真空即妙有也彌近理而大亂真者皆不在此蓋大化流行不舍晝夜無有

止息此自其變者而觀之氣也消息盈虛春之後必夏秋之後必冬人不轉而為物物不轉而為人草不移而為木木不移而為草萬古如斯此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理也在人亦然其變者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心也其不變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梏之反覆萌蘖發見者性也儒者之道從至變之中以得其不變者而後心與理一釋氏但見流行之體變化不測故以知覺運動為性作用見性其所得不生不滅者即

其至變者也層層掃除不留一法天地萬物之變化即吾之變化而至變中之不變者無所事之矣是故理無不善氣則交感錯綜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生焉性無不善心則動靜感應不一其端而真妄雜焉釋氏既以至變為體自不得不隨流鼓盪其猖狂妄行亦自然之理也當其靜坐枯槁一切降伏原非為存心養性也不過欲求見此流行之體耳見既真見儒者謂其所見非真只得形似所以過之而愈張其焰也先生言治法寓

兵未復且先行屯田賓興不行且先薦舉井田之法當以田爲母區畫有定數以人爲子增減以受之設官之法正官命於朝廷僚屬大者薦聞小者自辟皆非迂儒所言後有王者所當取法者也

居業錄靜中有物只是常有箇操持主宰無空寂昏塞之患　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

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孔子只教人去忠信篤敬上做放心自能收德性自能養孟子說出求放心以示人人反無捉摸下工夫處故程子說主敬　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葢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

中有箇戒懼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　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在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以此立心便廣大高明克之則是純儒推而行之即純王之政　程朱開聖學門庭只主敬窮理便教學者有入處　氣之發用處即是神陳公甫說無動非神他只窺測至此不識裡面本體故認氣為理　事事存其當然之理而已無與焉便是王者事著些計較便是私吝心即流於霸矣　道理

到貫通處處事自有要有要不遺力矣凡事必有理初則一事一理窮理多則會於一一則所操愈約制事之時必能挈其總領而理其條目中其機會而無悔吝

儒者養得一個道理釋老只養得一個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背理　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也只想像這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即事物上窮究

人雖持敬亦要義理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

是硬持守也　今人說靜時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於此甚可懼也靜時不操待何時去操其意以為不要惹動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著意著意便不得靜是欲以空寂杳冥為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慮紛擾為不靜遂遏絕思慮以為靜殊不知君子九思亦是存養法但要專一若專一時自無雜慮有事

時專一無事時亦專一此敬之所以貫乎動靜為操存之要法也　敬為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　程子曰事有善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愚謂陰陽動靜之理交感錯綜而萬殊出焉此則理之自然物之不能違者故云然在人而言

則善者是天理惡者是氣稟物欲豈可不自省察與氣稟惡物同乎　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則精明二三則昏亂矣　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

人之學易差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便差却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

養便是呂與叔蘇季明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程子非之朱子以為即已發之際默識其未發之前者則可愚謂若求未發之中看未發氣象則動靜乖違反致理勢危急無從容涵泳意味故古人於静時只下個操存涵養字便是静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然動静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乖亂混雜所謂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今世又有一等學問言静中不可著個操字若操時又不是静以何思何慮

為主悉屏思慮以為静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於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即静時敬也若無個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着若不外馳定入空無此學所以易差也　容貌辭氣上做工夫便是實學謹獨是要　遺書言釋氏有敬以直内無義以方外又言釋氏内外之道不備此記者之誤程子固曰惟患不能直内内直則外必方蓋體用無二理内外非二致豈有能直内而不能方外體立而用不行者乎敬則中有主釋氏中

無主謂之敬可乎　視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内視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覊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衆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覊於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　當然處即是天理　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内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管一個心光光明

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鑒察必精若守著一個光明底心則只了與此心打攪內自相持既熟割舍不去人倫世事都不管又以為道無不在隨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節不中節皆是道也　真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　有此理則有此氣氣乃理之所為是反說了有此氣則有此理理乃氣之所為　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

不是順其自然　婁克貞説他非陸子之比陸子不窮理他却肎窮理公甫不讀書他勤讀書以愚觀之他亦不是窮理他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未嘗虛心求聖賢指意舍己以從之也　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別有個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個致知工夫　陳公甫亦窺見些道理本原因下面無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見釋氏心亦不放只是內裡無主所以為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處心

即安心存處理即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歸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　禪家不知以理義養心只捉住一個死法　釋氏說心只說著一個意思非是真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著一個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也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須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外是何心腔子外雖不可言心其

理具於心因其理具於心故感著便應若心馳於外亦物耳何能具衆理應萬事乎　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管一心如有一物常在這裡一是屏除思慮絶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模索此道如一個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為性謂凡所動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自捉住一個心來存放這理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即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

一個理來看　人以朱子調息箴為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心只是一個心所謂操存乃自操而自存耳敬是心自敬耳　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無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當然故無事此有中未嘗有無中未嘗無心與理一也　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此言無為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為真虛淨無為矣此言心虛者是

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為真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為真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離彼遂以為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　釋氏誤認情識為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英靈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識為理則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為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心常有主乃静

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　今人為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　孔門之敎惟博文約禮二事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無以有諸己張子以太和為道體蓋太和是氣萬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貞所以為是太和者道也就以太和為道體誤矣　上蔡記明道語言既得後須放開朱子疑之以為既得後心胸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

反成病痛愚以為得後放開雖似渉安排然病痛尚小
令人未得前先放開故流於莊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
先要求顔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
尋顔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顔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
便要做顔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
樂乎故放開太早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　人清高固
好然清高太過則入於黄老人固難得廣大者然廣大
太過則入於莊佛惟窮理之至一循乎理則不見其清

高廣大乃為正學　智計處事人不心服私則殊也

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為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有理而後有氣有氣則有象有數故理氣象數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氣也理在其中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質也因氣以成理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理也具於氣質之内三者分

殊而理一　天地間無處不是氣硯水瓶須要兩孔一孔出氣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則氣不能出而塞乎内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虛器内皆有氣故張子以為虛無中即氣也　朱子所謂靜中知覺此知覺不是事來感我而我覺之只是心存則醒有知覺在内未接乎外也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　王道之外無坦途仁義之外無功利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

明才惰慢便昏瞶也　意者心有專主之謂大學解以為心之所發恐未然葢心之發情也惟朱子訓蒙詩言意乃情專所主時為近　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一窮究然後會於一本若不於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

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敬也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日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

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即釋氏見性之說他妄想出一個不生不滅底物事在天地間是我之真性謂他人不能見不能覺我能獨覺故曰我大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殊不知物我一理但有偏正清濁之異以形氣論之生必有死始必有終安得我獨無盡哉以理論

之則生生不窮人與物皆然　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個真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顛倒錯謬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真有說無則真無說實則真實說虛則真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為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為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論之此理

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為有散則為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為實無形體者為虛若理則無不實也問老氏言有生於無佛氏言死而歸真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理者言也老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真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謂無以死而歸真是以生為不真矣問佛氏說

真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為性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輪迴愚故曰老氏不釋道妄指氣之虛者為道釋氏不識性妄指氣之靈者為性　橫渠言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某未敢以為然蓋氣聚則成形散則盡矣豈若冰未凝之時是此水既釋又只是此元初水也　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敬其本歟　今人言心便要求見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也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

見察見若欲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内裡自相攪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歟曰才提撕喚醒則心惕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　天地氣化無一息之停人物之生無一時少欠今天下人才儘有只因聖學不講故曹到在這裡　不愧屋漏雖無一事然萬理森然已具於其中此是體也但未發耳老佛以為空無則本體已絶矣今人只言老佛有體無用吾謂正是其體先絶於内故無用於外也　其心肅然則天理即在故程

子曰敬可以對越上帝　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為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　心麤最害事心麤者敬未至也　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　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羈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

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存心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

一是誠主一是敬　存養雖非行之事亦屬乎行此乃未行之行用力於未形者也天理有善而無惡惡是過與不及上生來人性有善而無惡惡是氣稟物欲上生來　才昏惰義理自喪　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

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具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為真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為真空無物此理具在何處　人莊敬體即立大本即在不然則昏亂無本　學老釋者多詐是他在實理上剗斷了不得不詐向日李鑑深不認他是譎吾曰君非要譎是不奈譎何　學知為己亦不愁你不戰戰兢兢　釋氏是認精魂為性專一守此以此為超脫輪廻陳

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意程子言至忙者無如禪客又言其如負版之蟲如抱石投河朱子謂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真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樣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生屏思慮靜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為真空言道理只有這個極元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個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　今人學不曾到貫通處却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略窺見本原就將橫豎

故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為則天地萬物之理即在此盖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懷放胸中則是安排想像愈不能與道為一如釋氏行住坐卧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　程子體道最切如說鳶飛魚躍是見得天地之間無非此理發見充塞若只將此意思想像收放胸中以為無適而非道則流於狂妄反於道二矣故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吾心常存不

容想像安排而道理流行無間矣故同以活潑潑地言之以見天地人物之理本相流通但吾不可以私意撓之也

廣文婁一齋先生諒

婁諒字克貞别號一齋廣信上饒人少有志於聖學嘗求師於四方夷然不屑曰率舉子學非身心學也聞康齋在臨川乃往從之康齋一見喜之云老夫聰明性緊賢也聰明性緊一日康齋治地召先生往視云學者須

親細務先生素豪邁由此折節雖掃除之事必躬自爲之不責僮僕遂爲康齋入室凡康齋不以語門人者於先生無所不盡康齋學規來學者始見其餘則否羅一峯未第時往訪康齋不出先生謂康齋曰此一有志知名之士也如何不見康齋曰我那得工夫見此小後生耶一峯不悅移書四方謂是名教中作怪張東白從而和之康齋若不聞先生語兩人曰君子小人不容並立使後世以康齋爲小人二兄爲君子無疑倘後世以君

子處康齋不知二兄安頓何地兩人之議遂息景泰癸酉舉於鄉退而讀書十餘年始上春官至杭復返明年天順甲申再上登乙榜分教成都尋告歸以著書造就後學為事所著日錄四十卷詞朴理純不苟悅人三禮訂訛四十卷以周禮皆天子之禮為國禮儀禮皆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為家禮以禮記為二經之傳分附各篇如冠禮附冠義之類不可附各篇各附一經之後不可附一經總附二經之後取繫辭傳附易後之意諸儒

附會十三篇以程朱論點之春秋本意十二篇惟用經文訓釋而意自見不用三傳事實曰春秋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為無用書矣先生以收放心為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助勿忘為居敬要旨康齋之門最著者陳石齋胡敬齋與先生三人而已敬齋之所訾者亦唯石齋與先生為最謂兩人皆是儒者陷入異教去謂先生陸子不窮理他却有窮理石齋不讀書他却勤讀書但其窮理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耳先生之

書散逸不可見觀此數言則非僅蹈襲師門者也又言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木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為性故如此說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為道豈搬木者所能蓋搬木之人固不可謂之知道搬木得法便是合乎義理不可謂之非道但行不著習不察耳先生之言未嘗非也先生静久而明杭州之返人問云何先生曰此行非惟不第且有危禍春闈果災舉子多焚死者靈山崩曰其應在我

矣急名子弟永訣命門人蔡登查周程子卒之月日曰元公純公皆暑月卒予何憾時弘治辛亥五月二十七日也年七十門人私謚文肅先生子兵部郎中性其女嫁為寧庶人妃庶人反先生子姓皆逮繫遺文散失而宗先生者絀於石齋敬齋矣文成年十七親迎過信從先生問學深相契也則姚江之學先生為發端也子忱字誠善號氷溪不下樓者十年從遊甚衆僧舍不能容其弟子有架木為巢而讀書者

謝西山先生復

謝復字一陽別號西山祁門人也謁康齋於小陂師事之閱三歲而復返從事於踐履業畏齋問知曰行陳寒谷問行曰知未達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非行乎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非知乎知行合一學之要也邑令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厲己弘治乙丑卒

鄭孔明先生伉

鄭伉字孔明常山之象湖人不屑志於科舉往見康齋

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復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驗於身心久之若有見焉始歸而讀書一切折衷於朱子痛惡佛老曰其在外者已非又何待讀其書而復辨其謬哉楓山東白皆與之上下其議論亦一時之人傑也

胡鳳儀先生九韶

胡九韶字鳳儀金溪人自少從學康齋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

虀粥三厨何名清福先生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樂業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康齋奔喪金陵先生同往凡康齋學有進益無不相告故康齋贈之詩云頑鈍淬磨還有益新功頻欲故人聞康齋語學者曰吾平生每得力於患難先生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隳志矣成化初卒

明儒學案卷五

明儒學案卷六

餘姚　黄宗羲　撰

崇仁學案三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魏校字子才號莊渠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歴員外郎郎中不為守備奄人劉瑯屈召為兵部郎移疾歸嘉靖初起廣東提學副使丁憂補江西兵備改河

南提學七年陞太常寺少卿轉大理明年以太常寺卿掌祭酒事尋致仕先生私淑於胡敬齋其宗旨為天根之學從人生而靜培養根基若是孩提知識後起則未免夾雜矣所謂天根即是主宰貫動靜而一之者也敬齋言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此師門敬字訣也第敬齋工夫分動靜先生貫串總不離本末作兩段事則加密矣聶雙江歸寂之旨發端於先生也先生言理自然無為豈有靈也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心則虛靈而能主宰

理也氣也心也岐而為三不知天地間祗有一氣其升降往來即理也人得之以為心亦氣也氣若不能自主宰何以春而必夏必秋必冬哉草木之榮枯寒暑之運行地理之剛柔象緯之順逆人物之生化夫孰使之哉皆氣之自為主宰也以其能主宰故名之曰理其間氣之有過不及亦是理之當然無過不及便不成氣矣氣既能主宰而靈則理亦有靈矣若先生之言氣之善惡無與於理理從而善之惡之理不特死物且閒物矣其

在於人此虛靈者氣也虛靈中之主宰即理也善固理矣即過不及而為惡亦是欲動情勝此理未嘗不在其間故曰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以明氣之不能離於理也先生疑象山為禪其後始知為坦然大道則於師門之敎又一轉矣先生提學廣東時過曹溪焚大鑒之衣椎碎其鉢曰無使惑後人也謚恭簡

體仁說天地太和元氣氤氤氳氳盈滿宇内四時流行春意融融藹藹尤易體驗盎然吾人仁底氣象也人能

體此意思則胸中和氣駸駸發生天地萬物血脈相貫
充鬱之久及其應物渾乎一團和氣發見所謂麗日祥
雲也　冬氣閉藏極於嚴密故春生温厚之氣充鬱薫
蒸陰崖寒谷亦透學而弗主靜何以成吾仁　涵養可
以熟仁若天資和順不足於剛毅可更於義上用功否
曰陽之收斂處便是陰仁之斷制處便是義靜中一念
萌動纔涉自私自利便覺戾氣發生自與和氣相反不
能遏之於微戾氣一盛和氣便都消鑠盡了須重接續

起來但覺纔是物欲便與截斷斬其根芽此便是精義工夫也　天之主宰曰帝人之主宰曰心敬只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今之持敬者不免添一個心來治此心却是别尋主宰春氣融融萬物發生急迫何緣生物把捉太緊血氣亦自不得舒暢天理其能流行乎　整齊嚴肅莫是先制於外否曰此正是由中而出吾心纔欲檢束四體便自竦然矣外既不敢妄動内亦不敢妄思交養之道也　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從而立水必

有源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人須存得此心有個主宰則萬事可以次第而治　古人蘊蓄深厚故發越盛大今人容易漏泄於外何由厚積而遠施學者當深玩默成氣象渾厚則開文明澆薄則開巧偽學須涵養本原　天地渾渾一大氣萬物分形其間實無二體譬若百果纍纍總是大樹生氣貫徹又如魚在水中內外皆水也人乃自以私意間隔豈復能與天地萬物合一乎

持敬易間斷常如有上帝臨之可乎曰上帝何時而

不鑒臨奚待想像也日月照臨如目斯覩風霆流行如息相呴今吾一呼一吸未嘗不與大化通也是故一念善上帝必知之一念不善上帝必知之天命有善無惡故善則順天惡則逆天畏天之至者嘗防未萌之惡小人無忌憚是弗以上帝為有靈也　天地氣化初極渾厚開盛則文明久之漸以澆薄盛極則有衰也聖人生衰世常欲返樸還淳以回造化故大林放問禮之本質是從裏面漸發出來文是外面發得極盛聖人欲人常

存得這些好意思在裏面令深厚懇惻有餘若只務外面好看却是作僞也道體浩浩無窮人被氣質限住罕能覩其純全若只據己見持養將去終是狹隘孤單難得展拓須大著心胸廣求義理盡合天下聰明為我聰明庶幾規模濶大氣質不得而限量之　理者氣之主宰理非别有一物在氣為主只就氣上該得如此處便是理之發用其所以該得如此則理之本體然也通宇宙全體渾是一理充塞流行隨氣發用在這裏便該得

如此在那裏又該得如彼千變萬化不同人見用有許多遂疑體亦有許多不知只是一理所為隨在而異名耳本體更無餘二也　純粹至善者理也氣有弗善理亦末如之何斯乃氣強而理弱乎曰否理該得如此而不能自如此其能如此皆氣為之也氣能如此而不能盡如此滯於有迹運復不齊故也　夫理冲漠無眹無者不可分裂所以一也渾淪惟一一者不可二雜所以純也氣有形不可分愈分則愈雜美惡分若有萬不齊

矣　理氣合則一違則二春氣絪緼盎乎其和此天地之仁也秋氣晶明肅乎其清此天地之義也何處分别是理是氣春宜溫厚而弗溫厚秋宜嚴凝而弗嚴凝此非理該如此乃是氣過不及弗能如此孟子曰配義與道此是理該如此而氣能如此所謂合則一也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而違仁判為兩物弗復合一所謂違則二也　或問孝之根原莫是一體而分該得孝否曰此只是當然不容已處曰豈天命自然乎曰怎

得便會自然如此天地生生只是一團好氣聚處便生人具此生理各有一團好意思在心父母吾身所由以生也故惻怛慈愛於此發得尤懇切其本在是也　禮主敬讓其心聳然如有畏退然如弗勝然後儀文斯稱今之矜嚴好禮者但知自尊自重直行己意而已此乃客氣所使非復禮之本然矣　思慮萬起萬滅如之何曰此是本體不純故發用多雜工夫只在主一但覺思慮不齊便截之使齊立得個主宰却於雜思慮中先除

邪思慮以次除閑思慮推勘到底直與斬絕不得放過
久之本體純然是善便自一念不生生處皆善念矣
聖賢冲然無欲學者當自不見可欲始一念動以人欲
根勘何從而來照見衆欲性中元無俱從軀殼上起穢
我靈臺衆欲不行天理自見　天命有元亨利貞故人
性有仁義禮智人性有仁義禮智故人情有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純粹至善本來如是其有不善又從何來曰
此只是出於氣質性本善然不能自善其發為善皆氣

質之良知良能也氣質能為善而不能盡善性即太極
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氣運純駁不齊故氣稟合下便
有清濁厚薄濁則遮蔽不通薄則承載不起便生出不
善來性惟本善故除却氣質不善便純是善性惟不能
自善故變化氣質以歸於善然後能克其良知良能也
人性元善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曰善自常在不滅只
因氣質反了這善便生出惡善之本體不得自如若能
翻轉那惡依舊是善　或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其性

渾然至善感於物而動氣得用事故其情有善有不善曰如是則體用二原矣性善情亦善靜時性被氣稟夾雜先藏了不善之根故動時情被物欲汚染不善之萌芽纔發存養於靜默消其不善之根省察於動纔覺不善之萌芽便與鋤治積集久之本體渾然是善發用處亦粹然無惡矣　一理散為萬事常存此心則全體渾然在此而又隨事精察力行之則其用燦然各有著落虛靈主宰是之謂心其理氣之妙合與氣形而下莫

能自主宰理自然無為豈有靈也氣之渣滓滞而為形其精英為神虛通靈爽能妙是理為主氣得其統攝理亦因是光明不撤變化無方矣　或窮孝之節目曰俱從根源處來只如昏定晨省人子晝常侍親而夜各就寢父母弗安置豈能自安既寢而興便思問候父母安否皆出於吾心至愛自不容已曰如是只須就根本上用功曰這却是分本末作兩段事天理合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正為私意蔽隔常培根源又就節目上窮究到

根源處去其不如此者而求其當如此者則私意不得蔽隔天理常流通矣　人各私其私天地間結成一大塊私意人君完養厥德盎然天地生物之心又求天下愷悌相與舉先王仁政行之悉破羣私合為天下大公
天子當常以上帝之心為心興一善念上帝用休而慶祥集焉興一惡念上帝震怒而災沴生焉感應昭昭也昔人謂人君至尊故稱天以畏之却是舉一大者來嚇人君葢未迪知帝命也人君當明乾坤易簡之理天

下之賢才豈能人人而知之邪君惟論一相相簡大寮俾各自置其屬人得舉其所知而效之於上則無遺賢所謂乾以易知也天下之政豈能事事而親之耶君恭己於上委任於相相分任於百司而責其成功上好要而百事詳所謂坤以簡能也

復余子積論性書竊覩尊兄前後論性不啻數十萬言然其大意不過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固不可指氣為性亦不可專指理為性氣雖分散萬殊理常渾全同是一

箇人物之性不同正由理氣合和為一做成許多般來在人在物固有偏全而人性亦自有善有惡若理則在物亦本無偏在人又豈有惡耶愚意謂尊兄論性之誤正坐理氣處見猶未真耳理在天地間本非别有一物只就氣中該得如此便是理人物之性又從何來即天地所賦之理亦非别有一物各就他分上合當恁地便是尊兄謂理常渾淪氣纔有許多分別出來若如愚見則理氣元不相離理渾淪只是一個氣亦渾淪本只一

個氣分出許多則理亦分出許多混沌之時理氣同是一個及至開闢一氣大分之則為陰陽小分之則為五行理隨氣具各各不同是故在陽則為健在陰則為順以至為四德為五常亦復如是二五錯綜又分而為萬物則此理有萬其殊矣理雖分别有許多究竟言之只是一個該得如此故曰理一而分殊嘗自其分殊者而觀之健不可以為順順亦不可以為健四德五常以至萬物之理各不能相通此理疑若滯於方所矣不知各

在他分上都是該得如此大固無餘小亦無欠故能隨在具足隨處充滿更無空闕之處若合而不可分同而不復異則是渾淪一死局必也常混沌而後可耳天地者陰陽五行之全體也故許多道理靜則冲漠渾淪體悉完具動則流行發見用各不同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何故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葢天地之氣其渣滓為物偏而不備塞而不通健順五常之德不復能全但隨形氣所及而自為一理飛者于空潛者泳川蠢動自蠕草

木何知亦各自為榮瘁不相假借陵奪而能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騶虞之仁神羊之義乃其塞處有這一路子開故只具得這些子即此一些子亦便自理鳥之有鳳獸之有麟鱗之有龍介之有龜皆天地間氣所出畢竟是渣滓中精英故終與人不相似也人稟二五精英之氣故能具得許多道理與天地同然惟聖人陰陽合德純粹至善其性無不全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自大賢以下精英中不能無渣滓這個性便被他蔽隔了

各隨其所得渣滓之多寡以為等差而有智愚賢不肖之别畢竟性無不同但精英中帶了些渣滓故學以變化其氣質則渣滓渾化可以復性之本體矣古聖賢論性正是直指當人氣質内各具此理而言故伊川曰性即理也告子而下荀楊韓諸人皆錯認氣質為性翻騰出許多議論來轉加鶻突今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則恐昧於形而上下之别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皆在氣上直指此理而言正以理氣雖不相離

然亦不曾相雜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性合理氣而成則是形而上下者可以相雜理在天地間元不曾與氣雜何獨在人上便與氣相雜更願於此加察然此亦非出於尊兄先儒謂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分作兩截說了故尊兄謂既是天地之性只當以理言不可遽謂之性氣質之理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可見理與氣質合而成性也竊嘗考諸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

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天道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為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為義蓋曰天所生為性人所為曰習耳性從生故借生字為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者也此與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為所梗費了多少分疏六經言性始於成湯伊尹湯誥惟皇

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此正直指此理而言夫子易大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思述之於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實出於此其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又發明出四端又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可謂擴前聖所未發忒煞分明矣伊尹習與性成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家語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可見這性字但

取天生之義中庸論天命之謂性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與前性字不同雖不與習對說然皆以天道人道對言可見二性字元自不同也先儒只因性相近也一句費了多少言語分疏謂此性字是兼理與氣質來說不知人性上不可添一物纔帶著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論性惡楊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諸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是論性之所以

得名處則前數說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却反為一偏之論矣孟子道性善只為見得分明故說得來直截但不曾說破性是何物故荀楊韓諸儒又有許多議論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即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孟子道性善是擴前聖所未發明道何以又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葢孟子只說人性之善却不曾說人有不善是被氣稟蔽了他其論下手處亦只是說存心養性擴充其四端不曾說

變化氣質與克治底功夫故明道謂論性必須説破氣質蓋與孟子之言相發明也但明道又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説纔説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則未免失之太過矣噫人性本善何得有惡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此須著些精彩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在吾人性之本體亦復如是性上添不得一物只為他是純粹至善底聖人氣禀淳厚清明略無些渣滓但渾是一團理莊生所謂人貌而天曾子所謂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自大賢以下纔被此氣禀與物慾夾雜便生出惡來惡乃氣禀物慾所為自與吾性無與故雖蔽固之深依然有時發見但不能當下識取又被氣禀物慾汩沒了他不能使之光明不蔽耳人性惟善是真實一切諸惡盡成虛妄非吾性之固有若當惡念起時與他照勘窮來窮去便都成空矣天生吾人合下付這道理散見於日用事物而總具於吾心必先常常提省此心就逐事上一一窮究其

理而力行之根本既立則中閒節目雖多皆可次第而舉若不於心地上用功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正恐茫無下手處此心不存一身已無箇主宰更探討甚道理縱使探討得來亦自無處可安頓故有童而習之皓首而無成者古人知行只是一事方其求知之始正欲以為力行之資及其既知則遂行之而不敢緩今讀聖賢書正宜反求諸身體貼道理去做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論學書存養省察工夫固學問根本亦須發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全不曾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　孔門唯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氣質皆偏於剛然其所以傳聖人之道則皆得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毅的人亦立脚不住　今之士大夫得一階半級則以為喜失一階半級則以為憂譬如鳥在籠中縱令底下直飛至頂上許大世界終無出日　伊川言中心斯須不和不樂

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固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心中無事也　人一日間喜怒哀樂不知發了多少其中節也常少不中節也常多雖無所喜怒哀樂時而喜怒哀樂之根已自先伏於其間歲莫一友過我見某凝塵滿室泊然處之歎曰吾所居必洒掃涓潔虛室以居塵囂不雜則與乾坤清氣相通齋前雜樹花木時觀萬物生意深夜獨坐或啟扉以漏月光至昧爽恆覺天地萬物清氣自遠而届此心與

相流通更無窒礙今室中蕪穢不治弗以累心賢於玩物遠矣但恐以神爽未必有助也　某居家簡重不以事物經心友人曰人心須完密一事不可放過學而不事事則踈漏處必多應事時必缺陷了道理吾見清高虛靜之士久之未有不墮落者一陰一陽之謂道今喜靜厭動正如有陰無陽不成化矣某聞言聳然人心通竅於舌是以能言多言之人此心奔迸外出未言舌常有動意故其蓄聚恆淺應用易踈但與其箝制於外不

若收斂於中驗之放去收轉之間而心之存亡攸繫當自有著力處也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端未免偏於肅殺必也從太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咸備而春生常為之主乃可合德造化也　心乃我身主宰從天下至此已是盡頭處而心却發出兩路善惡岐焉誠意是管歸一路也善惡各有來路善是從心體明處發來惡便是從暗處發來致知是要推明破暗也心與物交若心做得主以我度物則暗者可通若舍己逐物物反做

主明者可塞故工夫起頭只在先立乎其大者　李獻吉晚而與某論學自悔見道不明曰昔吾汨於詞章今而厭矣靜中怳有見意味逈然不同則從而錄之某曰錄後意味何如獻吉默然良久驚而問曰吾實不自知纔劄記後意味漸散不能如初何也某因與之極言天根之學須培養深沉切忌漏洩因問平生大病安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驕氣此害道之甚者也獻吉曰天使吾早見二十年詎若是哉　人之一心貫串千事百

事若不立箇主宰則終日營營凡事都無統攝不知從何處用功又有几坐以收放心事至不管是自隔絶道理如何貫串得來如愚見日用間不問有事無事常存此心有個主宰在此事來就此事上用功直截依著道理行莫要被私欲遮障纏繞如此纔能貫串得過　喜怒哀樂未發性本空也發而皆中節其應亦未嘗不空聖人體用一原也世人不無潛伏故有前塵妄動故有緣影是故不可無戒懼之心釋氏厭人欲之幻并與天

性不可解於心者而欲滅之將乍見孺子入井怵惕真心與内交要譽惡其聲之妄心同謂塵影則與聖賢之學霄壤矣　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若開口告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呴沬我得無為賤丈夫乎　人心元神昭昭靈靈收斂停畜因其真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自有無窮之妙若專内遺外日用間分本末作兩段事如此仍是支離也　近體大學頗窺聖學之樞機至易至簡説者自生煩難陽

明葢有激者也故翻禪學公案推佛而附於儒被他說得太快易聳動人今為其學者大抵髙撞此心不在本位而於義利大界限反多依違　吾輩欲學聖人不求諸人生而靜祇就孩提有知識後說起又不察性之故與物欲則是以念念流轉者為主　陳元誠疑吾近日學問見得佛老與聖人同大為吾懼　元誠論靜云一念不生既不執持又不蒙昧三件犯著一件便不是知道無中邊而不知內為主則茫無下手處知內為主

而不知道無中邊則隘故曰此心學之全功也　天文左右前皆動也惟北辰不動人身背亦如之故曰天根之學本易艮背之旨　五峯之學不務涵養本原只要執發見一端便張皇作用故有急迫助長之病　心之神明無乎在而無乎不在也無乎不在而有在也靜則氣母歸根動則神機發見故疑其在彼而不知實在於心雖有在也而無迹也　人心立極雖有間斷處亦好接頭否則終日向學不免散而無統也　近與一人論

理氣因問之曰人當哀痛時滿體如割涕淚交流此惻隱之心也當羞愧時面為發赤汗流被體此羞惡之心也今且分别誰是理耶誰是氣耶其人唯唯曰未也哀痛羞愧固有發不中節時亦復涕汗流出豈亦理之為耶其人不能自解某曰理非别有一物只就氣該得如此便是理理本該得如此然却無為其能如此處皆氣為之也然氣運不齊有不能盡如此處理氣合一則理即是氣氣即是理胳乎不分孟子所謂配也氣與理違

則判而二矣夫子所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皆此意也今試就吾心日用間體驗有時分明見得理該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打成兩片若謂氣即是理只好說善底一邊那惡一邊便說不去矣

大成樂譜但以一聲協一字今譜古詩須有散聲方合天然之妙向見陳元誠歌古詩散聲多少皆出天然安排不得必須譜出來然後人可學耳　象山天資甚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但氣質尚

粗鍜鍊未粹不免好剛使氣過為抑揚之詞反使人疑昔議其近於禪學此某之陋也　大抵人自未應事及乎應事以至事過總是此心又進一步自未起念時及乎起念以至念息亦猶是也善用功則貫串做一個否則間隔矣吾所謂立本是貫串動靜工夫研幾云者只就應事起念時更著精彩也　道體浩浩無窮吾輩既為氣質拘住若欲止據己見持守固亦自好終恐規模窄狹枯燥孤單豈能展拓得去古人所以親師取友汲

汲於講學者非故汎濫於外也止欲廣求天下義理而反之於身合天下之長以為一己之長集天下之善以為一己之善庶幾規模濶大氣質不得而限之

侍郎余訒齋先生祐

余祐字子積別號訒齋鄱陽人年十九往師胡敬齋敬齋以女妻之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南京刑部主事忤逆瑾落職瑾誅起知福州晉山東副使兵備徐州以沒入中官貲逮詔獄謫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

去嘉靖改元起河南按察使調廣西兩遷至雲南左布政以太僕卿名轉吏部右侍郎未離滇而卒戊子歲也年六十四先生之學墨守敬齋在獄中著性書三卷其言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為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時文成朱子晚年定論初出以朱子到底歸於存養先生謂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言心之為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

聞見求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後來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安得以其入門工夫謂之晚年哉愚按此辨正先生之得統於師門處

居業錄云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是即文公少年之見也又云操存涵養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混雜是即文公動靜交致其力方得渾全而以單提涵養者為不全也雖然動靜者時也吾心之體不著於時者也分工夫為兩節則靜不能該動動不能攝靜豈得為無弊哉其性書之作兼理氣論性深闢性即理也之言蓋分理是理氣是氣截然為二并朱

子之意而失之有云氣嘗能輔理之美矣理豈不救氣之衰乎整菴非之曰不謂理氣交相為賜如此

明儒學案卷六

明儒學案卷七

餘姚 黃宗羲 撰

宗仁學案

太僕夏東岩先生尚朴

夏尚朴字敦夫號東岩永豐人從學婁一齋登正德辛未進士歷部屬守惠州山東提學道至南太僕少卿逆瑾擅政遂歸王文成贈詩有舍瑟春風之句先生答曰孔門沂

水春風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先生傳主敬之學謂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莊渠歎為至言然而昔象山之學以收斂精神為主吾儒收斂精神要照管許多道理不是徒收斂也信然則總然提起亦未必便是天理無乃自背其說乎葢先生認心與理為二謂心所以窮理不足以盡理陽明點出心即理也一言何怪不視為河漢乎

夏東岩文集　卓然豎起此心便有天旋地轉氣象　學者涵養此心須如魚之游泳於水始得　纔提起便是

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　君子之心纖毫不容如人眼中著不得一些塵埃　學者須收斂精神譬如一爐火聚則光燄四出纔撥開便昏黒了　尋常讀與點一章只説胸次脱灑是堯舜氣象近讀二曲三謨方知兢兢業業是堯舜氣象嘗以此語僕門詹困夫困夫云此言甚善先兄復齋有詩云便如曾點象堯舜怕有餘風入老莊乃知先輩聰明亦嘗看到此　朱子云顔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近觀擊壤集堯夫之樂比之曾點

尤勞攘程子云敬則自然和樂和樂只是心中無事方是孔顏樂處　道理是個甜的物事朱子訓蒙詩云行處心安思處得餘甘嘗溢齒牙中非譬喻也　不問此心靜與不靜只問此心敬與不敬敬則心自靜矣譬如桶箍纔放下便分散了　白沙云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此與東坡要與伊川打破敬字意思一般蓋東坡學佛而白沙之學進禪故云爾然嘗觀之程子云會得底活潑潑地不會得底只是弄精神又

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也朱子云纔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了曷嘗過於嚴乎至於發用處天理人欲間不容髮省察克治不容少緩看二典三謨君臣互相戒勑視三代為尤嚴其亦可惡乎　李延平云人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此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　吾儒之學靜

中須有物譬如果核雖未萌芽然其中自有一點生意

釋老所謂静特虚無寂滅而已如枯木死灰安有物乎

敬則不是裝點外事乃是吾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

者尋常驗之敬則心便安纔放下則此心便不安矣所

謂敬者只如俗說常打起精采是也　理與氣合是浩

然之氣纔與理違是客氣　義由中出猶快刀利斧劈

將去使事事合宜是集義若務矯飾徇外即是義襲襲

猶襲裘之襲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

焉自註云無欲故靜蓋中正仁義是理主靜是心惟其心無欲而靜則此理自然動靜周流不息矣觀通書無欲則靜虛動直可見矣主靜之靜不與動時對乃大學定靜之靜集註云靜謂心不妄動是也　為學固要靜存動察使此心未能無欲雖欲存養省察無下手處直須使此心澹然無欲則靜自然虛動自然直何煩人力之為耶程子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明故須

窮索存久自明安得窮索與通書之言相表裡　天地以生物為心人能以濟人利物為心則與天地之心相契宜其受福於天也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朱子語類解敦厚以崇禮云人有敦厚而不崇禮者亦有禮文周密而不敦厚者故敦厚又要崇禮此解勝集註由是推之此一節當一句自為一義不必分屬存心致知蓋有尊德性而而不道問學者亦有道問學而不尊德性者故尊德性又要道問學如柳下惠可謂致廣大矣而

精微或未盡伯夷可謂極高明矣稽之中庸或未合又集註以尊德性為存心以極道體之大道問學為致知以極道體之細恐亦未然竊謂二者皆有大小如涵養本原是大謹於一言一行處是小窮究道理大本大原處是大一草一木亦必窮究是小嘗以此質之魏子才子才以為然　仁是心之德如桃仁杏仁一般若有分毫私裡面便壞了如何得生意發達於外巧言令色不必十分裝飾但有一毫取悅於人意思即是巧令知此

而謹之即是為仁之方故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人不知而有一毫不平之意即是渣滓未渾化如何為成德一齋嘗有詩云為學要人知做甚養之須厚積須多君子一心如止水不教些子動微波　學者須先識此理譬之五穀不知其種得不誤認稊稗為五穀耶雖極力培壅止成稊稗耳近世儒者有用盡平生之力卒流入異學而不自知者正坐未識其理耳　象山之學以收斂精神為主曰精神一霍便散了楊慈湖論

學只是心之精神爲之性一句此其所以近禪朱子云收斂得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專一如此說方無病　吾儒曰喚醒釋氏亦曰喚醒但吾儒喚醒此心要照管許多道理釋氏則喚醒在　精一執中就事上說尋常遇事有不恰處羣疑並興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當是時也盡把私意閣著了不知那個是人心那個是道心故必精以察之使二者界限分明又須一以守之使不爲私欲所奪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蓋過與不及皆是人心惟道心方是中　堯之學以欽為主以執中為用此萬古心學之源也舜告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曰欽曰中曰敬皆本於堯而發之且精一執中之外又欲考古稽衆視堯加詳焉蓋必如此然後道理浹洽庶幾中可得以執矣近世論學直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謂誦習講說為支離率意徑行指凡發於粗心浮氣者皆為良知之本然其說蔓延已為天下害揆厥所由蓋由白

沙之說倡之耳執中從事上說故以為用謬甚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數語令人有下手處蓋日用間事親如此事長如此言如此行如此待人接物如此各各有個路數真如大路然只是人遇事時胡亂打過了若每事肯入思慮則心中自有一個當然之則何事外求故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假使曹交在門教之不過如此集註乃謂教之孝弟不容受業於門未然此段又與取足於吾心之良知者同何其言之出入耶

所謂求放心者非是以心捉心之謂蓋此心發於

義理者即是真心便當推行若發不以正與雖正發不以時及泛泛思慮方是放心要就那放時即提轉來便無事伊川曰心本善流而為惡乃放也此語視諸儒為最精纔流便是惡　人之思慮多是觸類而生無有寧息時節所謂朋從爾思也朋類也試就思處思量如何思到此逆推上去便自見得禪家謂之葛藤所以要長存長覺纔覺得便斷了　近來諸公議論太高稽其所就多不滿人意如楓山先生為人只一味純誠比之他人省

了多少氣力巳是風動海內乃知忠信驕泰得失之言為有味　若貪富貴厭貧賤未論得與不得即此貪之厭之之心巳自與仁離了如何做得下面存養細密工夫所以以無欲為要　心要有所用日用間都安在義理上即是心存豈俟終日瞑目趺坐漠然無所用心然後為存耶　嘗疑腔子不是神明之舍猶世俗所謂睚當之睚指理而言謂此心要常在理中稍與理違則出睚當外矣然如此說則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便說不去

不若照舊説為善蓋心猶户樞户樞稍出臼外便推移不動此心若出軀殼之外不在神明之舍則凡應事接物無所主矣　耳之聽止於數百步外目之明止於數十里外惟心之思則入於無間雖千萬里之外與數千萬年之上一舉念即在於此即此是神　象山之學雖主於尊德性然亦未嘗不道問學但其所以尊德性道問學與聖賢不同程子論仁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謂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蓋言識存所

行之先必先識其理然後有下手處象山謂能収斂精神在此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更無待於擴充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雖能堅持力制至於不仁義禮智本體自廣大原不待於擴充所謂擴充者蓋言接續之使不息耳此與告子不知動心之速適足為心害也朱子曰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以聖賢之心觀聖賢之書象山所引諸書多是驅率聖賢之言以就己意多非聖賢立言之意如謂顏子為人最有精神用力最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

却易其與程子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不同豈直文義之差而已哉　予昔有志於學而不知操心之要未免過於把捉常覺有一物梗在胸臆雖欲忘之而不可得在南監時一日過東華門墻下有賣古書者予偶檢得四家語内有黄蘗對裴休云當下即是動念則非佇立之頃遂覺胸中如有石頭磕然而下無復累墜乃知禪學誠有動人處於後看程子書說得下手十分明白痛快但

在人能領略耳故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聖賢之訓明白懇切無不欲人通曉白沙之詩好為隱奥之語至其論學處藏形匿影不可致詰而甘泉之註曲為回互類若商度隱語然又多非白沙之意詩自漢魏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皆有典則至白沙自出機軸好為跌宕新奇之語使人不可追逐蓋本之莊定山定山本之劉静修規模意氣絶相類詩學為之大變獨古選和陶諸作近之　周子云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虛動直

又云寡之又寡寡之而至於無則誠立明通與克己復禮意同今不提起此心做主就視聽言動上下工夫漸漸求造寡欲虛靜之地直欲瞑目趺坐置此心於無物之處則私根何由以去本體何由以虛乎程子云坐忘却是坐馳朱子云要閲越不閑要靜越不静又云如讀書以求義理應事接物以求當理即所求者便是吾心何事塊然獨坐而後為存耶非洞見心體之妙安能及此　先師一齋家居以正風俗為己任凡鄰里搬戲迎

神及划船之類必加曉諭禁戒每每以此得罪於人有所不恤　世人只知有利語及仁義必將譏笑以為迂濶殊不知利中只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自無不利譬之甜的物事喫過則酸苦的物事喫過方甜如人家長尚利惹得一家莫不尚利由是父子兄弟交相攘奪相劘相刃必至傾覆而後已若家長尚義惹得一家莫不尚義由是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兄友其弟弟恭其兄莫說到門祚如何只據眼前家庭之間已自有一段春和

景象何利如之　湛然虚明者心之本體本無存亡出入之可言其有存亡出入者特在操持敬肆之間耳

好問好察而必用其中誦詩讀書而必論其世則合天下古今之聰明以為聰明其知大矣近時諸公論學乃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議程朱格物博文之論為支離其何以開聖人之知見擴吾心良知良能之本然此乃入門款於此既差是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讀白沙與東白論學詩　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愚謂六經

載道之文聖賢傳授心法在焉而謂糟粕非真傳何耶
渺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累而成者孔子志學以至從心
孟子善信以至聖神朱子曰予學蓋由銖累寸積得之
又云予六十一歲方理會得若去年死也枉了今謂不
由積累而成得非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耶　至
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緘藏極淵泉中庸
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至天下之達道也道之體用不過

如此可謂明白今乃說玄說妙反滋學者之疑從何處下手耶我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語未云偏後而不省事差失毫釐間　司馬溫公呂與叔張天祺輩患思慮紛擾皆無如之何誠如公論至於程朱寧有此病程子云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又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也朱子云

纔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了此皆任其天然了無一毫將迎安排之病心學之妙至此無餘緼矣戒慎恐懼敬也敬有甚形影只是此心存主處纔提起心便安纔放下心便無安頓處是乃人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者若不知此而以裝點外事矜持太過為敬則為此心之病矣故曰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芸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此是無聲無臭處中庸從天命說起都說盡了方說到

此所以程子云下學而上達乃學之要今論學不說下學之功遽及上達之妙宜其流入異學而不自知也此詩清新華妙見者爭誦之而不知其有悖於道予不得以不辨　章楓山謂予曰白沙應聘來京師予在大理往候而問學焉白沙云我無以教人但令學者看與點一章子云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謂專理會與點意思恐入於禪白沙云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朱子時人多流於異學故以此救之今人溺於利祿之學深矣必知此

性書

意然後有進步處耳予聞其言怳若有悟浴沂亭記

之作兼理氣論性深闢性即理也之言重恐得罪於程朱得罪於敬齋不敢不以復也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氣之精爽以為心心之為物虛靈洞徹有理存焉是之謂性性字從心從生乃心之生理也故朱子謂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是理心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渾然在中雖是一理然各有界分不是儱侗之物故隨感而應各有條理程子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

是先已應不是後者此也孟子言人性本善而所以不善者由人心陷溺於物欲而然缺却氣質一邊也故啓荀楊韓子紛紛之論至程張朱子方發明一個氣質出來此理無餘藴矣蓋言人性是理本無不善而所以有善有不善者氣質之偏耳非專由陷溺而然也其曰天地之性者直就氣稟中指出自然之理而言孟子之言是也氣稟之性乃是合理與氣而言荀楊韓子之言是也程朱之言明白洞達既不足服執事之心則子才純

甫之言宜其不見取於執事也又况區區之言哉然嘗思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日用之間種種發見莫非此性之用今且莫問性是理是氣是理與氣兼但就發處認得是理即行不是理處即止務求克去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俟他日功深力到豁然有見處然後看是理耶是氣耶是理與氣兼耶當不待辯而自明矣

答余子積書

此道廣大精微不可以急迫之心求之須是認得路頭端的而從容涵泳於其間漸有湊泊處耳魏子才復

人心本虛靈静處難思議及其有思時却屬動邊事賢如司馬公徹夜苦不寐殷勤念一中與念佛何異不知此上頭著不得一字勿忘勿助間妙在心獨契澄徹似波停融液如春至莫作禪様看即此是夜氣諦觀日用間道理平鋪是坦如大路然各各有界至不必費安排只要去私意泛泛思慮萌覺得無根蔕將心去覓心便覺添累墜討論要精詳淘汰極純粹如此用工夫庶幾體用備君歸在旦夕不得長相聚試誦口頭禪君宜體

會去　劉士鳳夜苦不寐子恐其把捉太過賦此贈之

近世論學者徒見先正如温公及呂與叔張天祺皆無奈此心何偶於禪門得些活頭悟得此心有不待操而自存的道理遂謂至玄至妙千了萬當以此為道則禪家所謂當下即是動念則非所謂放四大莫把捉寂寞性中隨飲啄所謂汝暫息心善惡都莫思量皆足以為道殊不知不難於一本而難於萬殊日用之間千頭萬緒用各不同苟非涵養此心而剔刮道理出來使之洞

然無疑則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而不自知矣其何以得大中至正之矩哉學者於此正須痛下工夫主敬窮理交修並進而積之以歲月之久庶幾漸有湊泊處耳不然決入異教無疑也與趙元默論學
元默白沙門人

花者華也氣之精華也天地之氣日循根幹而升到枝頭去不得了氣之精華遂結為菩蕾久則包畜不住忽然迸開光明燦爛如此人能涵泳義理澆灌此心優悠厭飫而有得焉則其發之言論措之行事自有不容已

者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是也中庸云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又云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觀此尤信程子云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或謂一草一木不必窮究恐未之深思耳　要識靜中須有物却從動處反而觀湛然一氣虛明地安得工夫入語言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潘潤字德夫號玉齋信之永豐人師事婁一齋一齋嚴

毅英邁慨然以師道自任嘗謂先生曰致禮以治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致樂以治心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此禮樂之本身心之學也先生謹佩其教終日終身出入準繩規矩李空同督學江右以人才為問諸生僉舉先生空同致禮欲見之時先生居憂以衰服拜於門外終不肯見空同歎其知禮焚香靜坐時以所得者發為吟咏終成都教諭

明儒學案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九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蔣繼勲

謄錄舉人臣李元位

明儒學案卷八

餘姚　黃宗羲　撰

白沙學案

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喫緊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近陽明後來從不說起何也薛中離陽明之高第弟子也正德十四年上疏請白沙從祀孔廟是必有以知師

門之學同矣羅一峰曰白沙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藴充道以富崇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於中故出其門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為意高風之所漸遠矣

簡討陳白沙先生獻章

尚書湛甘泉先生若水 別見

舉人李大崖先生承箕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給事賀醫閭先生欽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處士謝天錫先生祐

文學何時振先生廷矩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白沙學案一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之白沙里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自幼警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常謂孟子所謂天民者慨然曰為人必當如此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一人謂之曰八音中惟石難諧子能諧此異日其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正統十二年舉廣東鄉試明年會試中乙榜入國子監讀書已至崇仁受學

於康齋先生歸即絕意科舉築春陽臺靜坐其中不出
閾外者數年尋遭家難成化二年復遊太學祭酒邢讓
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見先生之作驚曰即龜山
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動京師羅一
峰章楓山莊定山賀醫閭皆恨相見之晚醫閭且稟學
焉歸而門人益進十八年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
薦言國以仁賢為寶臣自度才德不及獻章萬萬臣冒
高位而令獻章老丘壑恐坐失社稷之寶召至京閣大

臣尼之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而歸有言其出處與康齋異者先生曰先師為石亭所薦所以不受職某以聽選監生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自後屢薦不起弘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年七十有三先生疾革知縣左某以醫來門人進曰疾不可為也先生曰須盡朋友之情飲一匙而遣之先生之學以虛為基本以靜為門户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為匡郭以日用常行

分殊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閒為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為實得遠之則為曾點近之則為堯夫此可無疑者也故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聖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向使先生與文成不作則濂洛之精藴同之者固推見其至隱異之者亦踈通其流别未能如今日也或者謂其近禪蓋亦有二聖學久湮共趨事為之末有動察而無静存一及人生而静以上便鄰於外氏此庸人之論不足辨也羅

文莊言近世道學之昌白沙不為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彼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為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幾之不能研其病在此緣文莊終身認心性為二遂謂先生明心而不見性此文莊之失不闗先生也先生自序為學云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専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日靠書册尋之

忘寐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有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張東所叙先生為學云自見聘君歸後靜坐一室雖家人罕見其面數年未之有得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絶島或

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蓋主靜而見大矣由斯致力遲遲至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無動靜無内外大小精粗一以貫之先生之學自博而約由粗入細其與禪學不同如此尹直瑣綴錄謂先生初至京潛作十詩頌太監梁方方言於上乃得授職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槊開道無復故態丘文莊採入憲廟實錄可謂遺穢青史憲章錄則謂採之

實錄者張東白也按東白問學之書以義理須到融液操存須到灑落為言又令其門人餽遺先生深相敬慕寄詩疑其逃禪則有之以為有之事闌入史編理之所無也文莊深刻喜進而惡退一見之於定山再見之於先生與尹直相去不遠矣萬歷十三年詔從祀孔廟稱先儒陳子謚文恭

論學書復趙提學　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為疑僕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恬四

禮言耳非統體禮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若横渠以禮教人蓋亦由事推之教事事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説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修業以造於聖人緊要却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為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為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為辭省之言略也謂姑略去不為害耳此蓋為初學

未知立心者言之若以外事為外物累己而非此之謂則當絶去豈直省之云乎　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册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

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為高虛以誤人也　承諭有為毀僕者有曰自立門戶者是流於禪學者甚者則曰妄人率人於偽者僕安敢與之强辯姑以迹之近似者言之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氏者則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後聖可學而至矣所謂自

立門户者非此類歟佛氏教人曰靜坐吾亦曰靜坐曰惺惺吾亦曰惺惺調息近於數息定力有似禪定所謂流於禪學者非此類歟僕在京師適當應魁養病之初前此克恭亦以病去二公皆能審於進退者也其行止初無與於僕亦非僕所能與也不幸其迹偶與之同出京之時又同是以天下之責不仕者輒涉於僕其責取証於二公而僕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母氏年老是以不能出門耳凡責僕以不仕者遂不可解所

謂安人率人於偽者又非此類歟

復林太守　僕於送行之文閒嘗一二為之而不以施於當道者一則嫌於上交一則恐其難繼守此戒來三十餘年茍不自量勇於承命後有求者將何辭以拒之

與順德吳明府　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

復張東白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

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説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

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

與羅一峰　聖賢處事毫無偏主惟視義如何隨而應之無往不中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有一事來斟酌不安便多差却隨其氣質剛者偏於剛柔者偏於柔每事要高人一著做來畢竟未是蓋緣不是義理發源來只

要高去故差自常俗觀之故相雲泥若律以道均為未盡　君子未嘗不欲人入於善茍有求於我者吾以告之可也强而語之必不能入則棄吾言於無用又安取之且衆人之情既不受人之言又必別生枝節以相矛盾吾猶不舍而責之益深取怨之道也　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

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自學者須自量度如何若不至為禪所誘仍多著静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為對証之藥　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静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為緩變激烈為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答張汝弼　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祕書者冀得開悟主也惜乎宰相不悟以為實然

言之上令就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

與林君

學勞擾則無由見道故觀書博識不如靜坐

與林緝熙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心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内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

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説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滚作一片都無分别無無盡藏故也自兹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夫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

焉往而不得哉

與賀克恭　人要學聖賢畢竟要去學他若道只是個希慕之心却恐末梢未易湊泊卒至廢弛若道不希慕聖賢我還肎如此學否思量到此見得個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為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　心地要寛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濶遠踐履要篤實能此四者可以言學矣　接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一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

方始是成就處　為學須從静中坐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與謝元吉　人心上容留一物不得才著一物則有碍且如功業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業上此心便不廣大便是有累之心是以聖賢之心廓然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特聖賢如此人心本體皆一般只要養之以静便自開大

與何時矩　宇宙内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

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為牛馬自為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嗚呼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略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自儱侗

與吾儒似同而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精也如此辭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聞者安能不為之動但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别不可不勘破也

與張廷實　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髙壞了

人也

詩直是難作其間起伏往來脉絡緩急浮沉當理會處一一要到非但直說出本意而已文字亦然古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跡一似信口說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栁子厚比韓退之不及只為太安排也論詩文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更無别法也即此便是科

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

古之作者意鄭重而文不煩語曲折而理自到

見子長寄定山先生詩可是率爾定山豈可輒寄以詩耶

復李世卿　君子以道交者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己不遵道而好與人交惡在其能交也

與崔楫　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為顧更推廣此

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與李德孚　大抵吾人所學正欲事事㸃簡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才㸃簡著便有不由已者抑之以義則咈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而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恐別生乖戾非細事也將求其病根所在而去之秪是無以供給其日用諸兒女婚嫁在眼不能不相責望在已既無可增益又一切

裁之以義俾不得妄求此常情有所不堪亦乖戾所宜有也昔者羅先生勸僕賣文以自活當時甚卑其說據今時勢如此亦且不免食言但恐欲紓目前之急而此貨此時則未可售者不知何如可耳

與湛氏澤 承示近作頗見意思然不欲多作恐其滯也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為宗不可不著意理會 自

然之樂乃眞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顚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為奇絶此其人内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遊八極未足言也　歷久處危地以老母在堂不自由耳近遣人往衡山問彼田里風俗尋胡致堂住處古人託居必有所見倘今日之圖可遂老脚一登祝融峰不復下矣是將託以畢吾生非事遊觀也三年之喪在人之情豈由外哉今之人大抵無識見

便畢關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吾輩心事質諸鬼神焉往而不得泰然也耶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自藥也　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也

示學者帖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

不至以是爲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恆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己之所執以爲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茍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己而非人則其失均矣況自古不能無毀盛德者猶不免焉今區區以不完之行而冒過情之譽毀者固其所也此宜篤於自修以求無毀之實不必以爲異而欲聞之也

語錄三代以降聖賢之人邪說並興道始爲之不明七

情交熾人欲橫流道始為之不行道不明雖日誦萬言博極群書不害為未學道不行雖普濟羣生一匡天下不害為私意為學莫先於為己為人之辨此是舉足第一步　疑而後問問而後知知之真則信矣故疑者進道之萌芽也信則有諸己矣論語曰古之學者為己夫道無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故當隨動靜以施其功也　善學者主於靜以觀動之所本察於用以觀體之所存　治心

之學不可把捉大際失了元初體段愈甚道理不出又不可太漫漫則流於汎濫而無所歸　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大抵學者之病助長為多晦翁此詩其求藥者歟

題跋　書漫筆後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

得大

次王半山韻跋　作詩須將道理就自己性情上發出來不可作議論説去離了詩之本體便是宋頭巾也

贈彭惠安别言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

學無益也

題采芳園記後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絀信與道翺翔固吾儒事也

著撰仁術論　天道至無心比其著於兩間者千怪萬狀不復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為聖道至無意比其形於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昔周公扶王

室者也樞文亦扶王室者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被後世樞文戰爭不息禍藏於身者樞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於心矣

安土敦乎仁論　寓於此樂於此身於此聚精會神於此而不容或忽是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比觀泰之序卦曰履而泰然後安又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夫泰通也泰然後安者通於此然後安於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馮河是何方泰而憂念即興也九三曰

艱貞无咎則君子於是時愈益恐恐然如禍之至矣是則君子之安於其所豈直泰然而無所事哉益將兢兢業業惟恐一息之或間一念之或差而不敢以自暇矣　無後論　君子一心足以開萬世小人百慼足以喪邦家何者心存與不存也夫此心存則一一則誠不存則慼慼則偽所以開萬世喪邦家者不在多誠偽之間而足矣夫天地之大萬物之富何以為之也一誠所為也蓋有此誠斯有此物則

有此物必有此誠誠在人何所具於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誠而為天地者此誠也天地之大此誠且可為而君子存之則何萬世之不足開哉作偽之人既惑而喪其誠矣夫既無其誠而何以有後耶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曰道不

可以言狀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囿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見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為天地得之為地人得之為人狀之以天則遺地狀之以地則遺人物不足狀也　禽獸說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為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道學傳序　學者不但

求之書而求之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

贈容一之序

恐游心太高著蹟太奇將來成就結裹處既非尋常意料所及而予素蹇鈍胡能追攀逸駕仰視九霄之上何其茫茫生方銳意以求自得亦將不屑就予又安知足履平地之果為何如也

贈張廷實序

廷實之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即心觀

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城隍廟記　神之在天下其間以至顯稱者非以其權歟夫聰明正直之謂神威福予奪之謂權人亦神也權之在人猶其在神也此二者有相消長盛衰之理焉人能致一郡之和下無干紀之民無所用權如或水旱相仍疫癘間作民日洶洶以干鬼神之譴怒權之用始不窮

矣夫天下未有不須權以治者也神有禍福人有賞罰失於此得於彼神其無以禍福代賞罰哉鬼道顯人道晦古今有識所憂也

雲潭記　天地間一氣而已詘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為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氣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為雲下注為潭氣水之未變

者也一為雲一為潭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厓先生承箕將

孝廉李大厓先生承箕　李承箕字世卿號大厓楚之嘉魚人成化丙午舉人其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横聞白沙之學而慕之弘治戊申入南海而師焉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欲先生深思而自得之不可以

見聞承當也久之而先生有所悟入歸築釣臺於黄公山讀書静坐其中不復仕進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萬里先生往見者四而白沙相憶之詩去歳逢君笑一回經年笑口不曾開山中莫謂無人笑不是真情懶放懷又衡岳千尋雲萬尋丹青難寫夢中心人間鐵笛無吹處又向秋風寄此音真有相視而莫逆者蓋先生胸懐灑落白沙之門更無過之乙丑二月卒年五十四唐伯元謂其晚節大敗不知何指當俟細考

文集詩雅頌各得其所而樂之本正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而詩之教明孔子之志其見於是乎先生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其本乎一笑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其用乎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其出處乎所謂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性情者乎　先生不著書嘗曰六經而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剩語也故其語曰他年得遂投閑計只對青山不著書又曰莫笑老傭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

明儒學案卷八